

谷雨,想起了丰收的故乡

文/郭建光

天阴欲雨,本以为一定会在途中遭遇,不曾想漫天风卷,夹杂的花粉打得睁不开眼,却任凭狂风骤至不曾有半点雨水。

这是谷雨时节的一个早晨,阴沉沉的天幕低垂,空气中没有想见的雨幕,却有一阵阵的疾风在四顾茫然。路边的麦田迎风摇动,最后一朵花即将被风从油菜顶部吹落,而春天消弭在风的尽头,初夏即将拉开帷幕,各种动物迎来了肆无忌惮的一段漫长的旅程。

想起了故乡,那座依偎在臻头河畔的村落。一条河从村旁溜走,而河对岸依然是村庄,这些散落在河边的村庄有着独特的模样。春天古院落一角会有满树洁白的杏花、梨花飘落,短暂热闹的场景在寒风中上演,而金色的花海在冷冷暖暖的时节里匍匐,直到繁花落尽,一个时代落幕,而另一个接踵而至。没错,过不多久,那些油菜的果实会泛黄成熟,农人会弓腰挥舞着镰刀收割,捆扎在一起的油菜连同花开时节蓬勃的生命顷刻间贮藏,等待来年,再一次播撒在田间地头,再一次惊艳了世界。

我对油菜花的认知,从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中开始,烫面角下油锅的那一瞬间,惶惑看到一片金色的花海,渐而变成银白的一片,最后定格在金灿灿的菜角之上。那是唇与花的对歌,更是故乡在心头吹拂过的一小片流云。

在骡子驾辕喷喷的催促中埋头向前,一片连根拔起的油菜田随后变成了晾晒场,人们头戴褪色的头巾,在阳光下暴晒,似乎随时等待着被征召上战场,对,万顷碧波变成金色麦田,成熟的麦穗飘散着干涩的憧憬的充满幻想与哀伤的气味。从一个生命的拔节算起,直到生命的终结,竟然是填充一个个亟待抚摸的皮囊,而这些皮囊的主人掌管着每一个节令,恰如其分,何时下种,何时锄禾,何时播药,何时补肥,一年年不停轮回,只有极少的年份会随着一场漫长的看不到边的急雨而打乱,或者被一场超级暴风吹得七零八碎。农人的哀伤与欣喜、富足与怅惘,几乎都是在一天两天之间转换。一旦雨过天晴,即使内心多么惆怅,都赶不及那些忙碌的双手与诚实的脚步。漫天收割的千里平畴下,点点草帽下如同蚂蚁在麦田挥洒汗水,那一定是使命吹响的号角,内心不为所动,只有



一粒粒成熟的麦子在上下牙齿的咀嚼里重生。

等到马放南山,谷躺粮仓,短暂的尚未开耕的原野上一派肃穆,只有成群的牛羊或者咩咩、或者哞哞,相互应和,回响在小河空旷的水面之上。

那些头戴草帽、手拿竹竿、撑着独木船的古铜色汉子在雨季来临后的澎湃水面捕捞,一如挥汗如雨的收获季,更如戴着涂上墨水玻璃镜片的算命先生,在试探着与水面下深邃的世界捉迷藏,等待那些大鱼上钩,或者打捞些顺水漂浮的木头和一起一伏的西瓜。此时河面变得令人胆战而奇怪,似乎上游那些村落的故事漂浮而来,更如打开的册页,令渔民大吃一惊或者黯然神伤。

银网被小心翼翼拖拽上岸的惊喜,是成群的会飞的银色小鱼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古铜色的肌肤,压低的草帽,随风滴落的汗珠,与情景交融的鱼儿网儿构筑成夏日傍晚夕阳下的河面,连同河面下激越的游走与生命的回响一般,令人陷入漫长的沉思。

瓜果在瓜蔓上膨胀,花儿这边枯萎掉落,那边就有目光满怀期待,直到有刺猬埋头在瓜瓢中饕餮一顿,直到发现老鼠遇到人们的惊慌失措徒留空空皮囊的瓜皮,人与自然从未像此时此刻这般显得触手可及,休戚与共。那些盛夏夜空飘过的流星,许下的星语心愿连同一个个掉落的曾经声嘶力竭过后的知了的躯壳般现实,秋天的第一片叶子翩然而至,无从阻挡。

那些伴随瓜果云雨急速成长的玉米大豆高粱谷子稻子,顷刻间认清了现实,于是连夜加速成熟,为的是赶在第一场冷雪飘落前保留体力来年再战。

那些玉米叶的细微针刺划破的皮肤有血珠冒出,干涸,而手起玉米跌落草编筐子的响脆伴随着一周或者更长的时间,只有架子车的木柄被汗水泥土包裹之后,两个橡胶轮子才会在沟壑纵横的土地上吱呀作响,响彻我心目中永远回不去的故乡。

等到窗檐下的冰柱被立春后的第一缕阳光融化,一个时节即将被另一个时节遗忘,而前方,冰山轰然倒塌,从地心处传来唧唧虫鸣,周而复始,大地轮回,有太阳一遍遍抚摸过我的故乡与故乡上生长过的一个个有着喜怒哀乐的卓绝的生命。

雨润春山

方伟绘



千年岭上孤独树

文/李朝阳

竹沟镇西北10公里处的千年岭,海拔736米,被称作驻马店市境内的第四高峰。此山顶平整,面积有上百亩,奇怪的是此山从半山腰往上有千亩的土地,却只有山顶东北角长着一棵大树。

该树为栎树,树龄不详,枝叶茂盛,在山顶特显眼,以至于在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20里外的竹沟街上就能看到它。近年来,这棵树在网上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渐渐地成了千年岭标志性的景观。大家为了称呼起来方便,更因它实在孤单,就戏称它为“孤独树”。

据说,此山原本是无一棵树的,大禹治水时期的伯益撰写的《山海经·中山五经》中有记载:“又东三百里,曰县断(zhu)之山,无草木,多文石。”意思是说,首山再往东三百里,有山名为县断,山上没有花草树木,只有很多不同纹路的石头。

可见远古时代此山上就无树木。东晋史学家干宝著作的《搜神记》卷四中有这样的记载,当年风伯和雨师曾分别住在千年岭和白云山上修炼,风伯不喜欢树木,没事就把周边树木清理得干干净净。由于风伯天天练习吹风大法,山下经常阴风四起,并穿越对面的山坳向南疾驰,风力可达十多级,所以人们称此山坳为“冷风口”。

不过风伯走后的千年岭上几千年来也没长树。在封神演义中有段记载:白云山下黑龙潭的赤金龙林龙儿修炼了几千年,可以呼风唤雨,法力本领越来越强,天庭怕其日后成祸,便派哪吒三太子去收降。哪吒与其对阵,哪吒乌龙功力深厚,他们在千年岭上苦战三百回合,其间,哪吒打得兴起,把衣服、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全都扔在山顶,只穿了个红肚兜持火尖枪从上午激战到半夜才把乌龙降住。当哪吒去穿衣服时,发现半山腰以上早被混天绫和风火轮烤得寸草不生。

要说那棵孤独树什么时候有的,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在明代天启年间的《确山县志》中曾记载:确山城西西北百里,有一村曰竹沟,方圆十里竹子甚多,北有高峰曰千年岭,山顶平,方千亩无杂木,仅一大栎树。该树根多裸在外,如暴筋紧扎石缝间。干分四支,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四方,树干倾斜弯曲,酷似四条蛟龙,乃世间奇物。以此推算,该树至少400年历史了。

在《续资治通鉴》《九国志》和《辽史》中零星记载:北宋初年杨业率众儿子英勇抗击辽军,遭到潘美、王洸和刘文裕的陷害,兵败陈家谷。几个儿子以及部将王贵、贺怀浦等全都力战而死,杨业也被擒,面对敌人的利诱与酷刑不为所动,

最后绝食3天,自尽而死。当时九郎杨延兴(余太君认的义子)之子杨宗唐在副将黄中洸、吴然、曹衡璋的掩护下,南下到豫南,路上见千年岭上紫光环照祥和一片,一行人便隐藏在山下马槽沟里。由于杨宗唐战伤未愈,再加上一路奔波,不久便离开人世。黄、吴二人想着人死哪有葬在山顶的呀,但将军的嘱咐又不能违背,便在山顶东北角一块大岩石下,挖了一个3米深的穴洞,把将军葬于其中。黄中洸、吴然、曹衡璋等人带杨文悦定居在对面山坳下,取名黄石头庄,授意杨文悦及子孙要记住那块黄石头。

谁知过了不久大石头竟然裂开成几块,从中长出一棵笔直的大栎树。大家都认为是老将军的化身,在黄石头庄抬头就能看到。

大约过了300年,元灭宋之即,一天夜里雷雨交加,大栎树被雷从近根部击断。后来根部发了4个树芽,分别朝向四方,越长越壮,生长至今。如果据此推算,该树的历史约有800年,树根则有上千年之久了。

孤独树现在只有3个半树干了,北边的树干不知何时被雷击断,仅存三尺的干,没有死,但也没有再长枝叶。关于这个树干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

话说当年白云山下黑龙潭的乌龙林龙儿,被天庭降服招安后,赐婚给驻白云山的白茅大仙,协助其管理方圆百里的降雨。大仙与龙儿生四胞胎龙女,分别叫龙彩凤、龙彩霞、龙彩荷和龙彩珠。白茅大仙派四姐妹附身于千年岭上大栎树上值班,各守望一方,以察百姓民生。

杨宗唐第十九世玄孙杨凯斌,天天上山放牛。杨凯斌天生敦厚老实,为人热情孝道。放牛时经常与野生动物玩耍,还经常救助受伤的小动物。一来二去四妹龙彩珠竟喜欢上了放牛的杨凯斌,二人便偷偷成了家。后来此事被天庭知晓,天庭就派雷公电母将彩珠齐腰斩断,龙身与其3个姐姐被定型于树干之上,龙头跌落于山北下面的黑龙洞,并用玄铁黑石镇封其上,令其永世不得出来。杨凯斌到山北寻找呼唤,还能清晰听到彩珠从地下传来的呜咽声。他便在此搭建了一个窝棚,天天和彩珠诉说相思之情。杨凯斌后来终生未娶,伴着龙音终老。后人念其挚情,将其窝棚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陪音寺,后来人们喊谐音就成了现在的北音寺。

现在的千年岭东西山岭上,修建了几十座风力发电铁塔,远远望去,更像几条蜿蜒腾飞昂首奋进的长龙。凌晨五六点钟,坐在孤单树旁,山下白云翻滚,东方红日旭升,如入人间仙境。我们抚摸着老树粗糙热的躯干,感受着岁月的沧桑,树枝悬挂的许愿条随风舞动,似乎诉说着那段凄美的爱情故事。